



栀子花开

□张晓红

喜欢细细碎碎的光阴。记得三月的樱花、五月的蔷薇曾刷爆朋友圈,而今,流连在初夏晚风中,轻轻浅浅的喜悦在心中浮动。

家乡,古老的小镇。蓦然回首,临河人家的两株栀子花,又静静地开了。栀子花,家乡人称之为玉荷花,形象生动又贴切。嫩玉般的玉荷花,不是贴着水面不胜凉风、一低头的温柔,而是一朵朵或俏立枝头,或掩映绿叶间,冰清玉洁,又不在水中央。

六月的江南,正是梅雨时节。栀子花香总是和清凉的雨丝缠绵,似乎只有在雨水的氤氲里,栀子花香才更加空灵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江南烟雨如丝,岁月静好无声。梅雨季的雨,总在没有设防的时候,淅淅沥沥下一场,把花和叶冲刷得洁净清澈。明媚如花的小女孩,喜欢淋着细细绵绵晶晶亮亮的雨,蹦跶着,欢跳着,看一丛丛的绿,采绿中一朵朵的栀子花。把栀子花高高举过头顶,密密长长的雨水顺着花叶流至头发上、颈项里,你闻闻,头发香香了,脖颈也香香了,比小梅家的新娘子婶婶还要香哟!

来到小梅家的东屋头。她家的邻居东头屋阿婆正挎着小竹篮要去菜园。阿婆好脾气,会唱马灯小调,会唱走书,又会给我们讲故事,是我们的孩儿王。

悄悄靠近阿婆,拉她坐下,又要听故事。阿萍手快,把一朵肥肥的栀子花插在了阿婆的发髻上,女孩儿们得意地掩嘴而笑。阿婆索性立起身,小竹篮挎胳膊,两手拿捏,扭动腰肢,一扭一扭:“哎格隆咚哟,香香阿婆戴花了……”发髻垂垂,花枝乱颤。东屋头一片欢笑声。

这是属于童年的栀子花,属于童年的栀子花香。

一年又一年,在房东婆婆小小的院落一隅,也种上了栀子花。

花开花香,雨水中,楚楚动人。两个弟弟和邻居小伙伴们举行拎水比赛。把院落中大七石缸里正满满溢溢的梅雨水,拎到厨房的大缸里去。年龄尚小的弟弟,赤着脚,两手抓着大大的铅皮水桶,斜着肩膀,嘴里学着大人的样,欢快地哼着:“哎哟、哎哟……”把大缸拎满了,可奖赏吃一大碗乌珠杨梅。要和小伙伴比试谁先吃到杨梅。

我坐在小堂前门口,弟弟们经过的热闹之地。母亲早就给我吃了一碗乌珠杨梅,那碗是用毛竹箬壳卷成漏斗状的碗。又要我把手洗清爽,要我绣花。一块水蓝色的绸子紧紧绷在小圆花绷上,绸子上,母亲描了一朵俏娇又肉粉的栀子花,把一束如同栀子花般白得莹洁又闪着幽光的丝线,放在我的粉色手帕上,要我静心地用最精细繁复的插针法把它绣出来。母亲用玻璃小瓶插了一朵栀子花,要我仔细观察临摹。栀子花馥郁的芳香掺和着杨梅酸酸甜甜的清香,弥散在水蓝的绸子上,莹白的花瓣初露芬芳。

“日暮堂前花蕊娇,争拈小笔上床描,绣成安向春园里,引得黄莺下柳条。”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描写绣娘的诗句。可爱美丽的绣娘用巧手飞针走线,绣一朵朵花开,引得黄鹂好奇,离开柳条飞走。

母亲查看了我的绣工,拿了一把小剪刀,定要把我绣好的花叶拆掉重绣。说:明天开始,还是独自在房间的窗户边去绣吧。你不能再贪玩了,理应在手上学一些功夫,长大了能够谋生、自立……我记住了母亲的话。后来,在待业的那几年里,居然是用绣花挣来了钱。比起小梅阿萍缠满橡皮膏的双手来,我白润鲜嫩的手中,竟然也挣来了自己的花衣服和给弟弟们的小零食。

雨水清凉的栀子花开的季节,最宜在临窗边绣花。每天,母亲要我心无旁骛地坐下,总是在案几的花瓶插上新鲜的栀子花。在丝丝花香里,我成了个“小淑女”。

转眼,父母亲已年老,喜在自己大院子里莳弄花花草草。把个大院子打理得树木蓊郁,绿意盎然,还在井台边栽上了栀子花。

母亲喜欢端坐在临窗边的椅子上,看着栀子花在夕阳余晖中笼上一层淡淡的霞红色。淡淡的花香中,母亲闲闲地诉说着往事。一生漫长的光阴,如水般流过,点点滴滴,涓涓连连。

可惜,在父母亲走后的第二年,因发大水漫进院子至膝,栀子花乏人打理,枯萎了。去年,老公在老地方又栽上了。我已在憧憬明年与她花开重逢的喜悦。

端午草木鲜

□米丽宏

借草木之眼,看端午,它是名副其实的绿满天下。五月,昂扬又蓬勃的绿,一直绿到了天外。那些新蔓子、新枝子、新叶子,它们都是从哪里赶来的,一下子聚得齐齐崭崭。从寻无影踪的水煮初春绿,穿越七八个节令,长途跋涉,一口气不歇地走成如玉的翠绿。

天地相接处的雾霭,都成了一片青苍;层叠的绿,塞在眼前,伸出双手,你就接住了它的吟唱。

田间地头、山路边的艾,即使你不认识,凭它清苦浓烈的气息,也能寻得到。那是一种清新干净的苦苦药香,翠玉一般清净;不似煎药时扭结成一股,混杂的蒸腾。它是清凉,是浓郁一词的本义。它的叶片,正面绿,背面灰,如同君子的两只眼,一只眼看美好的未来,一只眼啄眼下的痼疾。

割下一把艾,你看到,它的茎秆挺直,有纵棱儿;叶片秀,有菊的风姿;风神,像古书里走出来的屈原,一袭青衫裹着清苦的灵魂,在大地上四处飘荡。

它比任何植物药草都沉稳向上,有定力。青衫一袭,把内心的孤寂和深情裹紧。只管长,只管绿,只管积攒浓郁的药味。绿到没有退路,攒到容颜沧桑,忘了开花,忘了结籽,忘了风吹草动,知音稀。

水边的苇则身材窈窕,亭亭如秀女,她们将明亮的脚踝,没人浅水,芊芊而立。风起时,翠叶飘向一个方向,擦出索索清响。在野渡、河湾、破木船的四周,她们裹绿色裙裾,带着我们的影子,逶迤而去。它们安静奔跑在风中的模样,真令人感动啊,一下子抹去了我们心中的焦虑、脸上的不安。

层层剥开苇叶,我们在嗅觉上获得了那种翠绿的清香;而河边的苇秆,总是伸出一枝细篙,将我们缓缓渡回自然。

风中,借苇叶一听,被唤醒的童年猛烈落下来,像一个旧梦刚刚发生。苇秆上“滴沥滴沥”的翠鸟,苇丛中湖蓝色的鸟蛋,有虾,有鱼,有蝌蚪,它们的影子,都映在明亮的溪水里。水波,宛如母亲慈爱的眼。

苇的脚边,有蒲。多少年来,群生的蒲,总让我感觉到一种兵气的霸蛮,它们剑叶挤擦,沙沙做声,像行进的脚步。它们挤满了近处水域,仍意犹未尽,一直挤向上游、下游和我的身后。河风吹动,遍地菖蒲泛着水淋淋的绿,起伏不定,作势扑人的架势。

读屈原的《天问》《九歌》,总会联想起河边密密排开去的菖蒲。菖蒲,跟行文颇有密度、让人读得喘不上气的长章,浑然是一个意象。

在植物的绿里,冥想端午,好似看到一位古人,长衣宽袍,临水抚琴而坐,苇林静寂,菖蒲静寂。一阵风来,苇和蒲,如大海的桌布一样抖动。不远处,麦子已饱鼓鼓地窑实,榴花正明艳晃眼,豌豆青嫩,玉米嫩叶苦腥,桑葚红紫,弹指欲破。青碧的树林,起伏几下,隐隐露出三五房舍;几缕煮粽子的柴烟,小心翼翼冒出来,又被南风收回。

我拿过一个粽子,一圈圈解开野生的马莲绳儿。粽角,一粒红枣,发出宝石般的光泽,糯米灵动剔透,各色豆子饱满充盈。

这时,晶莹的粽肉,完整地 从苇叶上滚落,植物清香,弥漫了心肺。

总第6502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